



5年前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,更多的时候以房地产和快速增长的财政被外界艳羡地谈论,很多人没有想到,诗歌如今成为海南陵水的文化品牌。

从2013年开始,一批陵水诗人开始引起文坛注意。陵水这个有着38万人口的海南边陲小县,如今是中国最大诗歌刊物《诗刊》社活动的经常光顾之地。在民间,自发诗歌写作活动日益兴盛。

10月30日,由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、陵水黎族自治县宣传部共同举办的首届“中国好诗歌”颁奖典礼暨“珍珠海岸·诗意陵水”音乐诗会在陵水举行。活动宣布,“中国好诗歌”奖永久落户陵水。

本次诗歌活动还包括“新媒体状态下诗歌传播的利弊”研讨会、为诗歌爱好者及学生讲课、音乐诗会、诗歌采风等。

诗歌界有人评价,“陵水现在成诗歌高地了。”

## “新媒体状态下诗歌传播的利弊”陵水研讨会——诗歌敞开了,诗人须自守

■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见习记者 陈雪怡

新媒体尤其是微信时代,诗歌借助传播上的便利回归公众视野,“诗歌的春天”似乎来了。但传播只是诗歌活动的一面,新媒体状态下低门槛的阅读、参与能否真正推动诗歌这一文学门类的发展,值得追问。

10月30日,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和陵水县宣传部共同主办的“新媒体状态下诗歌传播的利弊”研讨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。商震、李少君、李元胜、阿信、王自亮、胡桑、西娃、蒋浩、叶丽隽、聂权、郑文秀、梅国云、符力、艾子等省内外著名诗人、作家及评论家等数十人参与研讨会。

与会者认为,就总体而言,新媒体进化到微信时代,对诗歌具有正面价值。由于体量较小,诗歌相比其他文学体裁更适合手机阅读,因此在“微时代”,诗歌捕获了大规模的受众,形成读诗的热潮。

### 微信时代 诗歌回归

“去年《诗刊》公众号推介了余秀华的诗,一周内阅读量就达到几十万,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。”《诗刊》副主编李少君说。梅国云说,诗歌如果不能传播出去,就意味着诗歌面临死亡。“微时代”的阅读分享氛围,能够激励诗人创作和成长。李元胜认为,诗歌凭新媒体受欢迎,也使得诗歌刊物迎来自生机。

李少君说,相比前些年的BBS论坛、博客,只有到了微信时代,诗歌才获得了正面肯定,“在BBS、博客时代,诗歌

经常被恶搞,尤其遇到女诗人的写作”,微信的实名制,使恶搞减少了,诗歌获得更多尊重。“一首再差的诗,也比心灵鸡汤好。”蒋浩说,诗歌阅读的便利,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,对提升人文素质具有绝对的推进作用。

与会者认为,“微时代”对诗歌的正面价值还存在于更多层面。蒋浩、叶丽隽说,为诗人查找好的诗歌及书籍资源的功能。王自亮认为,“微时代”的开放性,能够容纳个性张扬,推进了民主思维,使更多人得到表达机会。胡桑认为,新媒体实质上带来了新的生活形式,能够沟通差异,使表达“不一样”成为可能;接受新媒体的挑战,语言、生活和

写作可能提升到新的层面。梅国云也表示,新媒体时代带来了诗歌与音乐、图片、书画等旁近艺术门类沟通的新的可能性。

### 内心沉淀 需要坚守

在带来众多可能性的同时,新媒体伴生的弊端也引起与会者的警惕。与会者认为,这首先在于,把玩微信,使人的注意力分散,读书变少了。聂权说,微信上的内容繁多,容易带来阅读疲惫;这可能使人无法沉潜下来进行深度阅读。

王自亮认为,新媒体带来的参与体验,如何内在地影响诗人写作的深度、风格、篇幅、节奏,值得关注,“参与其中的诗人肯定会受影响的。”他说,

自己有一次把诗作即时发表到博客的愿望特别强烈,但由于没有详审,诗作未能得到完善。“后来我意识到,没有在抽屉里放过的诗歌是不能发的。”

阿信说,诗歌门槛降低,有好处有坏处,“但诗人应该自持。诗歌写作是一个内心过程,仍然是一项孤独者的事业。”潘维说,新媒体状态下,诗人如何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,需要关注。李元胜说,过于沉浸新媒体,诗人写作风格容易受影响而趋同,保持独立写作很难。“我还是坚持,诗歌更多地是文化资源性的写作,商业价值很难兑现。不要以商业价值多寡来判断某种文学形式。”

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商震关注了诗人的社会 and 道德责

任。他说,在自媒体时代,人人都能参与,但诗作泥沙俱下。“我说的道德不是诗歌写作道德,而是一个自然人的社会责任。我们不应该用自媒体去撒娇、谩骂、作恶,应该考虑诗作释放的社会效果,守住做人底线。”

### 权威引领 必不可少

面对滚滚诗歌洪流,有与会者认为,新媒体状态下的诗歌传播需要专业权威引领和精英推介。符力坚持认为,“诗歌毕竟还是文学,不是世俗狂欢”。王自亮说,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新媒体时代不能向后看,但对于诗歌传播,诗歌界需要反思,找出规律性,扬长避短。

研讨会当天,《诗刊》社还在陵水举办了首届“中国好诗歌”颁奖典礼。关于这一奖项,李少君说,微时代,“‘著名诗人’满世界飞”,但让人记得住的著名诗作没有几篇;奖项的设立,首先是奖给诗作,而非诗人。新媒体状态下,《诗刊》也在用自身的力量去推荐好的作品。

以大众文艺活动比拟,李少君说,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模式是“大众+导师+新媒体”,比之前的“快男”“快女”多了专业权威元素,更具价值,值得借鉴。与之相似,“中国好诗歌”获奖作品也是从每月4位著名诗人的推介中产生的。如今,《诗刊》公众号已经有了大规模受众,将进一步承担起“作品推荐+大众传播+精英推介”的责任。

“在各种诗歌活动的带动下,包括很多中小学教师,越来越多的陵水人乐于享受诗歌了。可以说,陵水的诗人群体已经延伸到‘00后’。前段时间,我发现一个在海口上初二陵水学生诗已经写得非常不错,”李其文说,“对于多数人而言,尽管不一定能写得很好,他们会真诚地去写。人们一直说,诗歌是少数人的东西,但我们努力让民众对诗有了另一种理解,它也可以是大众的,它不神秘。”

徜徉在诗情里的李其文,如今正在筹办第二届“当诗遇到歌”,计划录制成CD,让更多人分享。同时,还将与同仁成立诗社,物色一所房子作为活动基地,“我们自己设计,会有音乐、书籍、茶,周末全天开放,谁来都欢迎。”

对于“诗意陵水”,他说,“我们都需要诗意栖居,就像花儿草木在土地上栖居,云朵在天空上栖居。”



陵水酒吧举行的当诗遇上歌——音乐诗会 李其文供图



首届中国好诗歌奖获得者李元胜(右二)和西娃(左二)上台领奖。王小丁 摄

## 首届“中国好诗歌”获奖者作品

### 栅栏的另一边

■ 李元胜

我喜欢在湖边写诗  
每一个词,都有潮湿的出处  
仿佛站成一排的水鸟  
它们看得见,从唐朝荡过来的秋千  
我爱它们的古老出处  
相信我的出处,同样古老  
我爱这些古老楼梯,旋转  
构成包围着我的庸常时光  
这一生,是读旧了的剧本  
这一年,只有衰老略有新意  
它们来了,我伸出了手  
中间隔着我的身体,这古老的栅栏

李元胜,1963年生。诗人、生态摄影师。一直活跃在中国诗坛。现为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,曾获人民文学奖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### “哎呀”

■ 西娃

我在飞快宰鱼  
一刀下去  
手指和鱼享受了,  
刀相同的锋利  
我“哎呀”了一声  
父亲及时出现  
手上拿着创可贴  
我被惊醒  
父亲已死去很多年  
在另一个世界,父亲  
找不到我的手指  
他孤零零地举着创可贴  
把它贴在我喊出的那一声“哎呀”上

西娃,70后,生于西藏,长于李白故里。现居北京。诗歌合集《九人诗》,诗歌发于不同刊物并入选多家选集。《外公》,组诗《或许,情诗》入选台湾大学国文教材。2010年被评为《中国诗歌》10大网络诗人,2014年获《诗潮》年度诗人奖。

### 专访



诗人李其文

## 陵水青年诗人李其文：用诗找回“出生地”

活的感念,并带有温度。

文化周刊:你的诗集写的几乎都是对乡村生活的感悟。

李其文:我从农村走到城市,这个过程我发现了一个矛盾。由于农村缺乏公共服务,农村人向往城市和更好的物质条件;但乡村的记忆慢慢被城市记忆所取代。同时,城市人又开始向往农村,他们在城里看不到高山,看不到森林,仅有的公园,人群像蚂蚁样堆满。

我从小是在农村生活的,这构成了我的生命感受。我试图通过诗去保留乡村生活中真实的东西:人,物,精神特质。它反映了对自然、对生命的体悟,带有温度,可以温暖人类心灵中的某处寒意。

文化周刊:这种书写能带给你什么?

李其文:在大学写诗,更多靠想象;回到陵水后,对家乡的风貌、发展变化有了更深入地思考。去年写的《流浪》,就表达了每个人都向往自由,但你从哪里来,最终还是要回到哪里去,这就是落叶归根。所以我的诗写了很多瓦房、树木、田野,它们承载了我的记忆,“就有那里”,融入我生命的血脉。

我现在的家已经搬离小时候生活的地方,但每年还叫我回去贴春联。回去后发现,墙缝里有草长出来了;看到小时候写的字、床、被熏黑的瓦,我有一种强烈的情绪:这就是我的出生地!每个人每件物都有他的出生地,就如墙是草的出生地一样。这所房子有一天会倒,一个人也会归于过去,如何保留你的出生地?我想只有通过诗去记忆。

文化周刊:你的内容都是乡村,会不会有题材单一之嫌?另外,你的诗集里也没有短诗。

李其文:即使只写农村,它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。我对乡村的认识,也会随时间而变。比如,老家房子真的倒了,我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写它,带有另一种思想。题材不是写作障碍,关键是如何更新表达。长诗需要娴熟的技巧,目前我还没有尝试,从阅读角度上讲,我喜欢短诗。当然,我也会往前走,扩展自己,发现更多东西。

李其文,1984年出生,黎族,海南陵水人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、海南省作协会员、海南省青年作协副主席、海南省诗歌学会理事。2015年,入选《诗刊》第31届青春诗会,出版个人诗集《往开阔地去》。



扫描二维码 关注《文化周刊》